

## 反正，都是回家的路

瀛苑副刊

文／林家慶

春假的某天裡，我從台中騎車回去南投老家一趟。

沿著國道三號，經過烏日、霧峰，橫跨中彰投三個縣，最後來到我記憶中還未剝落的最早片段，位在南投縣草屯鎮一隅，硬要翻成中文的話叫做「頂崁仔」的小地方。

說頂崁仔是小地方，其實已經給足了面子，因為這個「地方」實際上只有一條馬路。中和路貫穿整個小農村，其餘地面則由無數的農田與阡陌切割開，星落在好幾座小山包之間。至於頂崁仔外圍環繞的九九峰—我從來沒有數到九十九過，則已經不是我老家的範疇了。

穿過水田與檳榔樹的小徑，我知道離自己小時候住過的三合大院越來越近，在下一個左轉，我就看見了它。它死了。

正確來說，應該是傾倒了，這我在今天回來以前早已知曉。幾年前的九二一大地震，這棟照顧過我們一族五代、寂寞多年的舊宅院，知道自己的使命已了，在沒有人聽到的夜裡悄悄坍塌。所以我這次不是回來踏青、遊山玩水，只是為了憑吊。

我依稀記得，在很小很小的時候，半夜跟著外公外婆去田裡摘玉蘭花。玉蘭花是晚上開的。當綻開滿樹的時候，那香味會留在身上很久，簡直像留在心上。我母親自幼最怕蛇，有次一條蛇從花樹上掉到她腰間的竹簍裡，不知情的她伸手一抓，當真是「花」容失色，嚇得又哭又叫，我們其他人卻笑彎了腰。

有次過年，我跟我母親賭氣，不肯聽她的話把紅包還給阿祖（母親的祖母），母親一氣之下就叫父親開車，要把我丟在這，他們自己回台中。當時阿祖已經八十多歲，乾癟瘦小的她，一面拉著我的手，一面追著我家的車，還不住拍打車窗，叫我母親的名字。

那是我很小的事，加上當時天黑，後來有些片段已經模糊。但我依稀記得，車停後母

親下來緊緊抱住我，她哭了，我也哭了，阿祖臉上滿是老淚縱橫。

最後一次回去，是阿祖出殯。

母親在院門口前，按照傳統習俗要跪著膝行進門，但她只挪動兩步，就再也沒辦法前進。

後來如果不是舅舅攙扶著，她幾乎沒辦法向阿祖的靈柩磕頭。母親趴在棺木上，像大哭，又像大喊。但我的印象裡，她當時什麼聲音也發不出來。

我跟弟弟被大人引導著見阿祖最後一面，我看到阿祖像睡著一樣，臉上每條皺紋都那麼深刻、慈祥，一如她本人過去活在我心中的形象。當然這次她真的長眠不再醒來了……回憶幾年之間的往事只消片刻，那種感觸卻很難遺忘，彷彿胸口被不知名的某種東西塞得滿滿。

我把車停在三合院的中庭，步行穿越從前我們家人住的右護龍、過年大家吃團圓飯的廚房、阿祖停柩過的正廳，來到後院。小時候爬的那棵百年龍眼樹已然不見，阿祖生前養的土狗小黑也早已隨主人而去。

再穿過更多的檳榔樹和田埂，來到記憶中原本應該是我們家玉蘭花樹叢的土地上，如今一棵樹也不剩下，歪歪斜斜長著野花和野草。從前我和弟弟們抓蝌蚪的水溝還在、摸蛤仔的小池塘還在，只是我們都離從前太遠了。

沿著新闢的產業道路，我又繞回老家舊址。以前住我們家對面的婆祖看到我，很是高興，一下拍拍我的肩、一下摸摸我的頭，說我怎麼變這麼「大漢」了。我也驚訝她老人家的記憶力之好，而且看起來身體依然健朗，向她問起這十幾年來頂崁仔的變化，她都能娓娓道來。

臨走前，她給我兩個自家裡做的紅龜粿。這在小時候外婆做了一大堆，而我連嚐也不想嚐的東西，誰想的到一隔就是十幾年，今天卻在這種情況下相見！才咬一口，那股莫名的感覺又湧上來，塞住我的胸膛。

鼻子有點酸，粿裡裹的花生粉味道是甜是鹹，我已經分不太出來。

兩天後，當我坐在往淡水的捷運上，憂慮著期中考和另外那幾份作業時，心中總是惦記著老家的舊宅、龍眼樹，還有玉蘭花香。

我隱約感覺到，即使阿祖已經走了那麼久，似乎還沒走出我的記憶裡；而那棟三合院倒塌了十幾年，卻依然在我腦海中屹立不搖！

2011/06/28



圖／芮安